

于斌樞機傳 (二)

張興唐

一生的豐功偉業

于樞機的一生功業，真是不勝屈，難於殫述；我想可以綜合的分爲五大類，依次加以敘述，即「救國運動、傳教事業、教育事業、傳播事業和政治貢獻。」樞機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；他不託空言，專務實際，由十八歲被推爲學生團團長起，就洋溢着對中國的熱愛，他愛國、救國，數十年如一日，豐功偉績，有口皆碑，儘管他是教廷的樞機主教，相當於一個帝國或是王國的親王爵將，儘管他是中國天主教區振衰起弊的最大功臣，他成了中國天主教的化身，他使天主教在中國的教勢，如日中天；但在中國的全民看來，他的救國運動，由過去的抗日戡亂到今天的救亡圖存，才是他一生功業的重心；所以列在首位。

一、救國運動

(一) 國民外交

民國二十年（一九三二），九月十八日，東北事變陡起，日本竟侵據東北，樞機心傷桑梓的淪亡，父老兄弟姊妹們，受到日本鐵蹄的蹂躪；他立即在羅馬組織「中義友善會」，以促進中義兩國的友誼，並向政府表示「法西斯主義」的不足效法。他被推爲該會的副會長。他的國民外交

，首先獲得成功；義王厄瑪努爾（Victor Emmanuel）特別頒贈勳章，以酬庸他促進中義邦交的事實。在此期間，他竭力宣揚日本侵略中國的事實，開始遭受到日閥的忌恨，但是樞機也由此而名滿國內。

民國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），七七對日抗戰開始。九月，先總統蔣公（時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）要求樞機前往羅馬，希望中國的抗戰，能獲得富有正義感的天主教世界的支持，加強中國和教廷的關係。十月，又應蔣公之請，以中國特使身份，訪問歐美。揭發日軍在華暴行，爲國宣勞，收獲很大，但却受到日本軍閥的嫉恨。民國三十年（一九四一），嗾使漢奸魏雨辰，在樞機的家鄉（已在日僞的控制下），以栽誣，非法逮捕樞機的四叔父水濤公，不久暴卒，竟爲日僞所害。並且懸賞二十萬美金緝捕樞機。

民國三十一年（一九四二），終由於樞機的奔走，促使我國和教廷建立了外交關係。迄抗戰結束，樞機以民間特使身份，前後訪問美國八次，並會晤羅斯福總統和杜魯門總統，促使美國在精神和物質方面，支援中國。並修改移民法，不再歧視中國人的入境和入籍。在移民法的修改上，曾獲得美國衆議員John W. McCormack和衆議員John McCarren的諒解，樞機並在美參院司法

委員會作證，以其雄辯，此一修正法案，終由美國國會順利通過，並立即准許一〇五個中國人成爲美國公民。這是近百年來，歐美各國對華平等條約締訂以來，首次的解凍。

其中曾訪問中南美洲，工作了四個月，使中南美洲的國家，瞭解了中國抗戰的真意。並曾訪問加拿大，促使加拿大修正移民法，准許中國女性移民得以進入加國。加拿大的中國僑民，才不至於絕戶。也曾於此期間數度飛往歐洲，所作的國民外交，對抗戰中的中國，均獲得了莫大的裨益。

大陸淪陷後，樞機更展開新的國民外交，目標在於「反攻大陸，收復失土，拯救同胞。」他於民國三十八年（一九四九），由美國飛往歐洲，向各國政府和華僑，說明共匪叛國的真相。爲了配合我國政府，向聯合國控訴的蘇俄侵華案，又飛往美國。他以中國天主教文化訪問團名義，訪問中南美二十一個天主教國家，使他們瞭解共匪危害世界安全的嚴重性。

民國三十九年（一九五〇）韓戰爆發。因爲共匪協助北韓和聯合國爲敵，美國人誤以爲是和共匪打仗，竟以美國華僑爲對象，對華僑商店，以石頭亂砸櫥窗。樞機看到這一點，於民國四十一年（一九五二）五月，方在紐約籌組中美聯誼

會 (Sinoamerica Amity Inc.)，由他擔任會長、副會長由一位美籍猶太人擔任，經常舉辦餐會講演、座談等工作，以促進美國人對中國的瞭解。每年國慶日，更舉行擴大的餐會，邀請美方



于斌樞機(左)與美國凱氏基金會財務委員邱達(右)及其夏威夷執行主席朱治民博士(中)在商討康寧總醫院籌備工作酒會中合影。

友好參加。

在同年，樞機前往西班牙參加巴塞羅納 (Barcelona) 所舉行的聖體大會，在這一一次因為和西北外長亞達和 (Martin Azaola) 同機，樞機藉機用幾句衡量兩者情勢的愷切談話，使西外長恍然大悟，下了飛機，正將參加閣議，即將樞機的看法作了一個口頭報告，立即獲得閣議通過，戰後多年未能復交的中西關係，不久就恢復了。(按中西國交，戰後以西班牙曾附於日德義軸心，我國不願與之恢復國交，遷台以後，西班牙又以我國已非昔比，不願與我再談復交，形成僵局。)

民國四十四年(一九五五)二月，樞機由美國遷赴菲律賓，環遊全非，他所提出的「中菲合作，抵抗共匪侵略」，博得菲國朝野和華僑的喝彩。三月，應越南總統吳廷琰的邀請，飛往西貢，促成中越復交。由越赴美，五月，在紐約創辦「自由太平洋協會」，發行期刊，並組織演講團，赴各地推行工作；目的在於促使太平洋地區二十五個國家，認識共產主義的陰謀，並先後在中國、越南、日本、韓國、分別成立分會，擴大活動範圍。

民國四十九年(一九六〇)樞機建議美國以雙十節為「自由中國日」，並發動各項活動，以促進美國各界對中國的認識。以後每年雙十節，樞機都遠赴紐約，主持「自由中國日」的各項活動。並多次飛往歐美，均順便的做了許多國民外交工作。

民國五十八年(一九六九)五月八日，樞機

在參加加冠榮典後，即飛往紐約。在十六日，由中美聯誼會，主辦盛會，以祝賀樞機的榮任樞機。因為美國友人和中國學人，均敬佩樞機的為人。對美國友人而言，他們認為樞機的榮膺新命，也是美國的一大榮譽，而樞機在促進中美友誼上，功不可沒。當時會到有一千多位中美佳賓，在紐約的繁忙社會裏，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。

同年五月十九日，樞機由紐約飛抵華盛頓，受到不下於紐約的盛大歡迎。當天樞機曾在美國全國記者聯誼會舉行記者會上，表示基督教的國家，不可媚匪。

二十日下午，由樞機多年老友美國眾院議長馬考邁克陪同於白宮晤見尼克森總統。樞機過去在尼克森擔任艾森豪政府的副總統時，有過多次的會晤，所以那一次的晤談，非常親切，樞機和尼克森總統談到當時國際情勢，宗教問題，中國文化問題和歷史問題。樞機強調姑息養奸，要認清共黨的真面目，晤談在非常融洽中結束。

二十一日，樞機應渥太華大主教之邀，作一天的訪問，在歡迎宴上，貴賓，包括加外長夏普爾 (Hon. Mitchell Sharp)，前國務總理台芬巴克爾 (John G. Diefenbaker) 和國會議員多人以及各國駐加使節和學者專家們。樞機起立致詞，強調共匪的極權政權行將崩潰，冒然承認共匪，將為自己引來顛覆災禍，到時悔之不及。因為加國正擬承認共匪。

六月五日，樞機於返國途中，滯留東京兩天。日本各界曾在東京的山王飯店宴請樞機。樞機即席致詞，表示他將繼續為加強中華民國與日本

之間的文化交流而努力。

民國十六年十月，樞機曾率「中國宗教徒聯誼會美國友好訪問團」，訪問華盛頓等七大城市，每到一處，約集當地的宗教領袖，報告大陸迫害宗教的真相，及台灣自由信教的情形。各宗教教徒的數字等。促使美國各宗教團體與美國社會，加深認識共匪的殘暴，收效甚宏。

樞機的國民外交，創造了中國現代史以及世界現代史的一個新例，那就是以一個世外之身，他在兩個交戰國家，或是在世界全面戰爭中，以國民外交所發生的影響力，常常是關係到他自己國家的存亡；並且在外交部多年來一致努力，而因為某種因素，仍未能解決的問題，他却在杯酒之間，三言兩語，代替政府或是外交部，獲得圓滿的結果。這真是奇蹟的出現；不過，這不僅是奇蹟，因為這類的奇蹟，還沒有在其他的人們身上，找到它的先例。所以我說是新例。

(一) 救濟工作

救濟工作，可以安定後方，爭取勝利，對於一個陷於苦難中的國家，它的重要性是無法估計的。在樞機的救國運動中，救濟工作，也是可以大書特書的。

樞機從事救濟工作，曾多次的飛遍了全世界。大家都知道他的旅程特別重要，也特別急迫；所以對他的乘用飛機，都給他一個最大方便，在他的機票上，寫着AA-Priority的字樣，意思就是「特優」。

七七抗戰開始，由於日軍的殘暴，給中國增添了千千萬萬的難民，他們飢寒交迫，流離在道

路之間，非常的悲慘。給抗戰中的政府當局，增加了很重的負擔。當時政府成立了中國災民賑濟委員會，由許世英先生担任主任委員。委員會聘請樞機為代表，向世界呼籲，加強救濟。他首先準備到美國；但是當時美國的傳信部長，先前曾作過駐日大使，他竟同情日本，同時並暗示要樞機到美國後，不要發表政治談話，樞機為此，甚感困窘。但是他靈機一動，却以中國災民賑濟委員會代表身份謁見教宗，所得教宗的面諭：

「誰幫忙你做了救濟工作，就可以得到我的降福。」

樞機將此一面諭，由記者揭載在報紙上；樞機到了美國，天主教同情日本的有力人士，就不敢阻止樞機講話，他就呼籲美國朝野，救濟中國因戰亂而產生的難民。由於他的人望，他的雄辯，使他的救濟工作，進行的非常順利。

樞機先發動「一碗飯運動」，他提出一個響亮的口號，就是「一塊美金可使中國難民活一個月」；因為口號既響亮又動聽，結果博得美國人的普遍同情，慷慨義囊的大有人在。樞機並和潘朝英先生到美國二百多個城市去演講，這真是一個「大手筆」，一項前無古人的巡迴演講，這樣人飢已飢，人溺已溺的菩薩心腸，俠義行動，使得捐募的數字，直線上升。有的人士表示要養十個、百個、千個中國難民，這種熱情，令人感動。

樞機的募捐的方法，更要出許多新噱頭，像訓練一位叫作李約翰(John Lee)的四歲男孩，穿上中國的長袍短褂，站在桌子上為中國難民

用英語講話，結果，感動了當時的美國副總統麥克利，他把這位可愛的男孩抱起來，並認他為乾兒子，四周的聽眾，更感動的大捐其款。再有樞機請兩位女飛行員——李霞清和顏雅清駕機勸募。又請張大千先生令兄張善子先生，以賣畫為難民捐款，均有意想不到的收穫。

樞機募集的捐款，他不經手。直接或經由當地僑胞和救濟機構送到中國災民救濟委員會去。在美國他又發動救濟中國難民運動，在中國餐館等適當場所，設置樂捐盒，都收到宏效，使中國難民得到適時的救濟。

至於對於淪陷區內逃出來的教友和神職人員；樞機更儘量予以救濟和工作的安排。一般難民，當時曾達到六百萬人之多。樞機也有直接的救濟，他曾組織難民救濟服務團，為難民作直接的服務。

(二) 慰勞前線

樞機在訪問歐美告一段落，且獲得了精神的、物質的支援以後，他想把豐碩的成果，向前線的將士們傳達，以鼓舞士氣，俾能贏得戰爭，他向新聞界發表：

「身為戰時中國的一位天主教主教，我有義務要赴各前線去慰勞。那裏有我們的英勇戰士，正在和殘暴的敵人，從事生死的搏鬥。我担任隨軍司鐸的地位，所以我要對中國的陸軍說話。我用坦白而誠懇的態度，努力去加強我們忠勇士兵的士氣。我告訴他們，美國與我們併肩對抗共同的敵人；必將送來成千的坦克和飛機，來強化

他們的戰力，以反擊敵人。……」

這是他的心聲；也是他的一段大義凜然的說明。接着他就離開重慶，到前線去。他是以非官方的隨軍總司鐸身份去的，他不懼敵人的炮火，在前線各處發表感人心的講演，慰問傷患，贈給他們醫藥以及迫切需要的東西，感動所有和他見面的士兵，尤其是天主教徒的士兵，大大的增加了他們抗敵的決心和信心。

譬如長沙大會戰以後，樞機曾任全國各界勞軍團團長。率團蒞臨長沙，並曾三次訪問前線，不怕危險；這種履險如夷的精神，自然是傳教士殉道精神的表現。戰地司令官，曾為樞機的偉大行徑所感動；他說：

「于斌主教，生來就是長沙公民。」

在那次的訪問軍中，他特別對天主教徒的士兵談話，使他們為之感動興奮，並以天主教徒為榮。

其他如在桂林、柳州，都受到上司司令官，下至士兵、伙夫的歡迎。他並曾訪問邊疆地區，遠赴西康和貴州。有時失却店道，夜宿荒廟，臥草而眠，忍飢挨餓，他也處之怡然；

有一次，他訪問緬甸遠征軍，正遇到日軍的大炮轟擊，樞機鎮定如常，雖然我軍的傷亡不少；但樞機一行，連受傷的都沒有；這是看在天主的面上，這樣一位偉大的愛國者、救國者，怎能讓他有毫髮的損傷呢？

日本無條件投降後，樞機曾到貴陽去慰勞僑軍和美國空軍，均受到熱烈的歡迎。貴陽各界聽到樞機來貴消息，大家搶着邀請去講演，一天就

講演過三次，禮堂內外都站滿了人，轟動一時。

二、傳教事業

在談到樞機一生的傳教事業之前，我想有先略述天主教在中國歷代的教勢和樞機關係的必要；因為樞機所加入的天主教，如果自景教傳到唐朝開始，算起來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，可以說淵源甚久。其間唐朝景教之盛，元朝也里可溫教的擴展，明初的衰落，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西文化交流上的卓越貢獻。因為「禮儀問題」而遭受到康熙乾三朝的禁絕，清末的捲土重來，可以說歷盡滄桑；但是清末民初，天主教變成了一「洋教」，不為士大夫階級所重視；如果不是樞機的振衰起弊，天主教的前途，真是不堪設想。

(一)天主教和中國

天主教的傳來，雖是明清之際的事；但是有關教派的傳來，可以上溯到唐代。在太宗貞觀九年（六三五），基督教的聶斯托里派（Nestorians），也就是史書所稱的景教傳到中國。實際景教為天主教的異派；他們主張聖母瑪利亞只生了耶穌的身體，沒有生耶穌的神性，所以瑪利亞不能稱為聖母。此一說法，受到正統派的斥逐。

景教傳到中國，是由波斯人阿羅本（Alopen）於唐代攜帶着景教的經典，由波斯到長安，向太宗呈獻而開始。景教在唐代一直流行了一百多年，宋代沒有多大的活動。

元代對所有的基督教各派，通稱為「也里可溫」。「也里可溫」的意思是「上帝的兒子」，

或是「有福的人」。也里可溫教徒所設的禮堂，稱為「十字寺」，因此也里可溫教也稱「十字教」。

有元一代，和教廷的來往，一直維持到元末，元代崩潰了，也里可溫教也為之消滅。

明清之際，以利瑪竇（Matteo Ricci）為首的傳教士，陸續來華。他們以其高深的教義，虔誠的教禮，並有個人的博學多識，彬彬儒雅，受到了當時大臣如徐光啓、李之藻、楊廷筠等以及宮廷的欽仰和重視。他們都受了洗。天主教一時發展甚速。

神宗萬曆末年，曾一度下令禁止天主教，但天啓而後，滿清的邊患日亟，乃招用龍華民（Nicholas Longhardi）等製造銃炮，以對付滿清。教禁又開。

清朝的初年，天主教的犧牲精神、容忍的態度和個人的學識品德，仍然維持利瑪竇的高度水準，尤以天文知識方面為然，因此，不僅為一般士大夫階級所歡迎，也和明朝同樣的受到宮廷的特別重視。

首先受到清廷恩寵的就是湯若望（Adam Schall Von Bell），他是日耳曼人，在明天啓二年（一六二二）來華，奉命監修曆法。於崇禎十五年（一六四一）進呈新曆「崇禎曆書」，不及頒行而明亡。入清，他又奉命重撰新曆，他依據「崇禎曆書」和西法，製成「時憲曆書」，於順治二年（一六四五）頒行天下，旋任命湯氏為欽天監正。

聖祖又命南懷仁等，重製測天儀器。又命教

士白晉 (Jachin Bouvet) 等，到全國各地測繪地圖，歷經十二年之久，在康熙五十八年（一七一九），完成「皇輿全覽圖」；這是天主教在清代，繼「時憲曆書」所做的第二件大功績；也奠定了天主教在清初的地位。

後來因為天主教各派在傳教權上發生了紛歧，斯即耶穌會 (The Society of Jesus) 受葡萄牙王的支持和保護，而方濟會 (Franciscans) 各派是受法國的支持和保護，多明我派 (Dominicans) 受西班牙的支持和保護。於是方、多兩派不同意耶穌會派認中國教徒的祀祖、祭孔和敬天。遂向教宗控告耶穌會派教士為出買天主教。教宗格勒門十世和十一世，先後傳達禁止中國教徒的祀祖、祭孔和敬天，大為違背中國傳統，是即所謂「禮儀問題」，於是歷經康、雍、乾三朝的禁教、天主教幾已禁絕。

天主教士在明清之際，所介紹的西方文化，已有發聲振聵的非常效用；如果天主教不禁絕，此種介紹繼續不斷的發展，中西文化交流所發生的互相印證和闡發的功能，將有益於中國科學的進步，並將有益於世界科學的發展。而且我們亦步亦趨的追隨在歐洲科學進展的後頭，那麼中國科學不會過於落後，當然，也不會有鴉片戰爭，整個的中國現代史，可能要重寫。

不幸的是中西文化的交流，由於天主教的禁教而斷絕，在此緊要關頭，歐洲有了蒸汽機的發明，引發了產業革命和交通革命，而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，也先後爆發；歐美的科學技術和政治思想，一日千里，變化多端，在世界近代

史裏，發生不容忽視的支配力量。而中國却在滿清鞏固皇統的基本政策下，又以八股文章來牢籠知識份子的精力，以文字獄來鉗制人民的思想；於是有識之士，只在故紙堆中，浪費他們的腦汁；所以有清一代，考據之學，如雲而興，造成了一個固步自封，科學落後的社會；這一下把中西文化的差距拉大了。

到了清末，天主教捲土重來；但受了鴉片戰爭的影響，竟被中國民眾認為是「洋教」，已如前述；而且是以武力傳教，更增加大家對天主教的厭惡。

此種情勢，由清末到民國二十二年（一九三三）樞機返國任中國公教進行會總監督止，一直沒有大的改進。

(二) 服務教廷

樞機一生忠於教廷、服務教廷，死於教宗的喪禮，可謂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矣」的了！他一生所榮任的聖職不少。

民國十七年（一九二八）十二月二十二日，樞機晉升司鐸，為樞機正式服務教廷的開始。那一年樞機二十七歲。

民國十八年（一九二九）樞機二十八歲，教廷派他為教廷訪問阿比西尼亞特使團的團員，並接受了阿比西尼亞國王所頒贈的五星勳章。

民國二十二年（一九三三），樞機三十二歲。由於教廷駐華代表剛恆毅 (Celso Costantini) 的推介，教廷派樞機為中國公教進行會總監督，十一月五日，由羅馬返國。並兼任教廷駐華代表公署秘書。

民國二十三年（一九三四）樞機三十三歲，兼任全國公教學校總觀察。翌年，九月八日，中國公教進行會在上海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，被推為秘書長。

民國二十五年（一九三六）七月七日，樞機三十五歲，教廷任為南京教區代牧。九月二十日，於北平，由蔡寧總主教祝聖為主教。

民國三十五年（一九四六）四月十一日，樞機四十五歲，教廷宣佈中國天主教聖制，全國改為正式教區，樞機升任為南京區總主教。

民國四十七年（一九五八）教宗若望二十三世 (Joannes XXIII) 當選，第二年的六月二十一日，教宗准許樞機進行輔仁大學在台灣復校的請求，同年十一月三日，教宗任樞機為輔仁大學校長，樞機五十八歲。

民國五十八年（一九六九）三月二十八日，教宗任命于斌樞機為樞機主教，這是教宗以下天主教最高的神職，享有選舉和被選舉教宗權。在中華民國是第二位（第一位是田耕莘樞機，當時已故去）樞機主教。這一年樞機是六十八歲。五月九日，教宗又任命樞機為教廷宣道部及教育部委員。

民國六十四年五月二十日，中國天主教主教的改選，樞機膺選為團長。

民國六十七年（一九七八）七月十五日，于樞機七十七歲。向教廷及董事會辭去輔仁大學校長職，教廷任樞機為輔仁大學總監督 (Grand Chancellor)。

(下期續完)

五十六年五月教廷駐華大使艾可儀(中)由于斌樞機(左二)陪同為康寧總醫院破土時留影。(文見一一五頁)



(頁五十七見文) 。影合員人迎歡與時國返(中)斌于月二年三十四